



金华小码头:千年古渡阅繁华

金华传媒记者 赵如芳

春季播种,到哪里买种子和秧苗?小码头。

铁锅旧了,到哪里买新的?小码头。

锄头柄断了,到哪里找根合适的?小码头。

在金华,不管是高楼大厦里的居民,还是住在乡野的村民,都知道小码头。

与周边的现代商业体相比,小码头街巷狭窄,店面传统,房屋低矮。可是,每天都有一串串脚步朝它奔赴而来,离开时,手里或拎着绿油油的辣椒苗,或带着崭新的渔网,或捧着热乎乎的烧饼油条。在这里开五金店、铁店、渔具店、塑料店、蒸笼店的人,大多上了年纪,喝茶、看报、下棋、整理账目,不急不躁。

小码头的热闹、沉稳,是有底气的——它是千年古渡。历史上,文人墨客顺着如诗水路纷至沓来,商人带着南北货物乘船而至,他们在小码头上岸、停留、创业,给一座江南小城带来活力,犹如婺江之水,绵延至今……

三江口,入城口

小码头原本是个码头,位于婺江北岸,距通济桥百八十米。有几十级石板做的台阶,从江边通往岸上,今日已不可见。现在的小码头是一个区域。

小码头从一个码头的名字变成一个繁华区域的名字,与它特殊的位置密不可分。

东阳江从东流入,武义江自南而来,双江的支流有一二十条,流到燕尾洲附近,汇合成婺江,也叫金华江。沿岸水网交织,水利称便。小码头就位于三江口的北岸,坐拥双溪明月。

婺江水一路往西,流入兰江,再经富春江,奔入浙江省最大的河流——钱塘江。早在秦汉时期,钱塘江就成为水运要道,小码头是这条千年水道中的一个点,它周边的区域可谓因水而兴。

除了与江为邻,小码头还位于金华古城的出入口。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,金华古城的东南有赤松门,南

有八咏门(旧名玄畅门),西南有通远门(俗称望门)等。过去,城南一带人从通远门进城,小码头是必经之路。现在,通远门城墙尚有遗存,位于小码头的东北角。

既是三江口,又是入城口,小码头没有理由不热闹。过去,江河可行舟楫,溪流可撑排筏,沿江码头栉比,帆船林立。据记载,在通济桥的东西百余米区域,曾有大小埠头至少七八个,供交通船停靠用,小码头是其中较大的一个。

如今,在西市街上,离通远门城墙不远处,小码头的漫长历史,被简化成石碑上的一段文字:小码头古称金华渡,原为婺江北岸古婺百姓固定船只的避风港。后经年累月,舟行人歇,人气渐旺,形成商贸集散码头,是老金华人记忆中的繁华市井……

江边,一座高大的牌坊上写着“金华渡”三个大字,虽是近些年的新建筑,却也蕴含着浓浓古意。

如诗水路过码头



徐东俊(左)和老友在店门口下棋 张辉/摄

江水悠悠,带走千年往事。关于小码头的历史资料,留下来的并不多。倒是有不少文人墨客在小码头上岸,美丽的双溪风景,四通八达的水路,在他们笔下酝酿成诗。

盛唐时期,因好友韦参军被贬到金华,李白提笔写下《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二首》,有几句为:

闻说金华渡,东连五百滩。

全胜若耶好,莫道此行难。

这首诗如今被刻在小码头的两个地方,一处位于西市街的南端,一处位于通济桥附近,成为小码头历史悠久的写照。

关于这一处的风景,李白还写了一首诗——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,其中四句为:

径出梅花桥,双溪纳归潮。

落帆金华岸,赤松若可招。

如此清晰的描述,不是“闻说”可以写就,李白是否到过金华?他笔下东阳江和武义江交汇形成双溪的特有景观,就在小码头附近。

1134年,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乘船来到金华。“至十月船抵婺城小码头,在城中受到婺州太守李擢及金华乡贤

的热情接待。”蒋金治、董茶编著的《金华古子城》一书,记载了李清照来金的路线。“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许多愁。”“水通南国三千里,气压江城十四州。”忧愁难解的女词人,目睹金华江美景,写下不朽名句

如果说,李白和李清照用诗词与小码头产生了关联,那么,徐霞客、吴品珩则直接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在小码头上岸的情景。

“又十五里登陆,投宿下马头之旅肆,以深夜闭门不纳。”

这段文字出自明代地理学家、文学家徐霞客的《浙游日记》。让他吃闭门羹的“下马头”旅肆,即为小码头的旅馆。过去,在今通济桥东边的浮桥被称为上浮桥。与之对应,西面位于小码头附近的桥被称为下桥、瓦桥,小码头就成了“下马头”。

晚清时期,东阳人吴品珩曾任刑部主事,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。浓浓的家乡情怀,驱使他常坐船回乡讲学。他留下的《亦园日记》,记载了1897年农历二月在杭州与金华往返的情景:

“廿七日,早雨阴……已刻到夏桥码头下船……未正二刻至兰溪……”

地方文化研究者高旭彬认为,吴品珩笔下的“夏桥码头”即下马头,也就是小码头。“夏”与“下”音近,吴品珩当时应该听说了码头的名字,没仔细询问是哪个字。

……

千百年来,途经小码头,写下诗句或日记的不止以上这些人。通过这些雪泥鸿爪,小码头在漫长水运历史中发挥的作用,可略知一二。



1995年的金华小码头 洪兵/摄

金华的《清明上河图》

各色船只在小码头来来往往,留下了历史名人的诗词和日记,也留下了浓厚的商业气息。

过去商品运输依赖水道,商埠亦沿江而设。小码头成为商埠码头,商业起源可追溯到宋代。那时,国家的统治中心南移,江南社会环境安定,婺州城商业迅速发展,商铺与居民杂处,前店后坊,前铺后居的结构渐渐形成。据《金华古子城》一书所载,这时“城内东市、中市、小码头逐渐形成了夜市、早市、庙市,沿婺江建有码头、驿馆、递铺,把上下游及府县各地货贸串通,而且城内大小店铺林立(米市、茶市、木器加工),刻书、手工艺、茶酒棋楼、饮食店、南北山货、旅棧以及金银钿子交易铺遍布城乡……”

明清时期的小码头是什么样?《金华市婺城区志》上记载,当时金华城区陆路设有白杨驿站、旌孝街驿站,水路设有双

溪驿站、上浮桥驿站,接待官府公差。双溪驿站,应该在小码头一带。

一条街的发展缩影,可以见证小码头的辉煌,它就是通济街。明清以来,该街店铺林立,曾为金华有名的农副产品、铁器、苗木、蔬果等交易集市中心。虽然房屋低矮,条件简陋,但南来北往的货物都在这里聚集。码头上还有米厂、副食零售店、旅店、饭店、蔬果摊等,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物资供应配套。嘤嘤的道情声,从小码头的茶馆传出。小码头被认为是古代金华最重要的水岸商埠,有人称之为“金华的《清明上河图》”。

只是,江水时涨时落,水路运输并不稳定。据《金华县水利志》记载,自15世纪到20世纪初,500年中婺江出现大旱30次,发生特大旱灾12次。1934年1月,杭江铁路全线通车,火车呼啸而来,新的运输时代开启,旧的运输方式并存。

据洪长云和祝春法写的《金华水运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》一文,到新中国成立后,金华的水路运输仍对浙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——1952年,金华水路货运量为公路的2.5倍,1952—1960年,专业航运货运量比公路高11%。由此推断,那时的小码头依然船来船往。

1957年,新安江水电站开工,切断了通往安徽屯溪的航线。上世纪70年代,富春江船闸建成,导致钱塘江中上游长途航运业衰落,整个金华地区只剩兰江尚可正常通航。到1985年,金华全县共有机船15艘,木船和水泥船158艘。

码头渐渐失去了舟船停靠的作用,小码头也因为老旧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改造。之后,市场外迁,老居民搬离,人山人海的场景成为昨日,但它依然是种子交易、五金器具、渔具采购的集散地。

一家三代在小码头奋斗

修船厂摇身变为鞋厂,船夫们奔船上岸,进厂做鞋。位于新华街的游泳池开放后,水性好的船夫、在船上长大的年轻人被聘为救生员。

今年75岁的徐东俊熟知小码头的变迁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他的大伯在小码头卖秤。1942年,大伯去火车站接人,被日军炸死,徐东俊的父亲来小码头接手秤店,徐东俊就在小码头土生土长。在他的印象中,在小码头停靠的,一

般是从兰溪过来的船,装载着各种土特产。而从外地来的棉花,一般在通济桥以西的码头上岸。1983年,徐东俊在小码头开山货店,后改卖铁锅至今。在他的记忆里,上世纪80年代,小码头一带非常热闹,人们采购各种物资都会来这里,高峰时期,推一辆自行车,挑一副扁担从人群里穿过,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
漫步小码头,30年老店有好几家,宋记手工拉面是其中之一。面馆创始人宋连水74岁,已将面馆交给儿子,午餐高峰时,他会到店里帮忙。以前,宋连水的父亲在小码头一家叫徐永记的水果店工作,甘蔗从水路运来,他到江边将甘蔗运到店里。宋连水在小码头出生、长大,后在婺江边一家副食品公司工作。单位不景气,他在小码头卖过水果、炒货、虾皮,39岁那年,开了一家面馆。30多年过去了,早期2元一碗的面,如今涨到了10元以上。以前跟着父母来吃面的孩子,如今带着自己的孩子来面馆怀旧。宋连水自己也没想到,除了下放那些年,他的足迹一直没离开小码头,小码头是他一家三代奋斗的地方。

向农饭店、祝裕隆号、赵德记茶店、张记炒货店……这些曾经兴旺的店铺已然消失,唯有名字被写在小码头的墙上,无声诉说着千年古渡的繁华过往。



小码头今貌 张辉/摄